



▲ 沙叶新 (网络图)

(← 上接B2版)

读《精神与使命——我的心路历程》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作家沙叶新的几个特点。一是他的诚恳。比如演讲开始时，他径直自我介绍，省去了主持人介绍演讲人这一通常程序，理由是：“其实主持人很浪费时间，还要陪着报告人在台上傻坐着，众目睽睽。即使听得不耐烦了，还非要认真听讲。想打瞌睡、想走也不方便。所以就不必有劳主持了”。再比如，他几次调整了在东南大学演讲的题目。最初他想讲知识分子问题，因怕年轻学子无法理解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辛酸苦辣，加之与百年校庆的喜庆气氛不合，转而考虑谈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戏剧，或者社会这个大舞台更精彩的戏剧。当一位老师说同学们喜欢听他如何成为作家的话题时，他决定三个话题都讲，并预先告诉台下，说自己的演讲可能会从“一派戏言”变成文不对题的“一派胡言”，不过“文不对题不怕，怕的是言不由衷”的“一派谎言”。

二是他的幽默。上面的例子也体现了他的幽默，其他的幽默例子随处可见。比如他曾把自己的名字拆开，左右两半分别组合，就有了“少十斤”和“亲三口”。于是他开玩笑说，“我这个人可以从名字上看起来，一是没分量，只有二十斤，不厚重，浅薄之极。二是待人还算亲切，一见面就亲你三口。当然不好乱亲。”再比如他的文学童子功是小时候家里开炒货店时打下的。那时炒货店卖瓜子、花生米用旧书纸包，那些旧书里时常有文学经典。好多现代文学的经



▲ 沙叶新的《寻找男子汉》轰动一时，被改编成电影

典都是他那时在家中炒货店里读到的。“所以我一看到书就闻到瓜子、花生米的味儿……我就是在瓜子、花生米的香味中接受文学启蒙的。”

沙叶新的幽默往往藏着深刻的反思和犀利的批判。比如他介绍自己的家庭时说，自己生在南京一个回族家庭，父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什么底层的活都干过，后来开始做生意，开过饭店、炒货店，还开过当时在南京有些名气的板鸭公司。这里他笔锋一转，和作家余华一样，指出中国阶级斗争史的荒诞性：“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我们家）成分至少应该是小业主，是革命的对象。按现在的说法（则）是个个体户，是私人企业主，是入党的发展对象——与时俱进了。”再比如初中毕业前，他得了脑膜炎，被紧急送到儿童传染病医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汽车，可坐的是救护车。觉得很威风，所有车子都给我让路，使我有种不可阻挡的感觉”。到这里他笔锋又一转，批判中国当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们：“如今看到首长车子出巡，要封锁交通，行人回避，所有车辆都要绕道行驶，我总会想起我生脑膜炎坐救护车的壮观情景，坐在里面的感觉是种诱人的权势感——不可阻挡——其实是不受监督呀。”

《精神与使命——我的心路历程》里最具现实意义的是沙叶新对文革结束后历史进程几个阶段的把握和概括。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上述知识分子反思和拷问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那时提出来的。可是那场思想运动正待深入之际，被相继而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精



▲ 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也被改编成电影

神污染两场准政治运动摧毁了。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了消费时代，欲望时代。知识分子再次面临选择：是坚守，还是向钱看，向权看。他指出，“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勇气、执着、诚实、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你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不过他还指出“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沙叶新用文章和作品证明他自己就是这群坚守的知识分子之一。

去年我读到了历史学家高华，觉得那是我一年里思想上最大的收获。我想，今年我思想上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读到了李沉简和沙叶新。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他们的文字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文字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畏强权努力求真的轨迹，而且总是令我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思考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我自己的精神与使命。